

邵度

摄影集



AN ALBUM OF SHAO DU'S PHOTOS

邵度先生生平和作品

- 1910年 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永强区。
- 1922年 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附属模范小学。
- 1923年 进爱吾照相馆学艺。
- 1927年 任还吾照相馆摄影师。
开始摄影艺术创作。
- 1931年 任还吾照相馆经理。
处女作《伟大的桥工》及《龙泉济川桥》发表于第23期《文华画报》。
主要作品：《云横九山家在望》。
- 1932年 主要作品：《波光漾扁舟》。
- 1933年 主要作品：《寒鸦噪晚》。
- 1934年 赴上海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民间艺术》。
- 1935年 参加万国摄影展览会（上海）。
主要作品：《征帆》、《丰获》、《斜阳城廓》。
- 1936年 与章素芬小姐结婚。
赴雁荡山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雄视》、《鸿雁春家》（组照）。
- 1937年 主要作品：《耕耘与收获》（组照）、《斜阳》、《清歌》、《暴鹰的收场》（组照）。
- 1938年 参加战时新闻摄影报道。
主要作品：《敌机敌舰威胁下之温州准备种种及炸后情况》（组照）。
- 1939年 受聘于香港《大地画报》特约摄影记者。
主要作品：《战时母范教材第一课——战时儿童启蒙》（组照）、《拆毁城墙、时代淘汰》（组照）、《落叶词画意》。
- 1940年 沿瓯江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风起云飞扬》。
- 1942年 主要作品：《风雪夜归人》。
- 1943年 主要作品：《银浮阡陌间》。
- 1944年 主要作品：《巽山塔影》。
- 1945年 赴雁荡山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龙湫观瀑》。

1946年 赴台湾省台北、基隆、北投、新竹和台中等地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北投温泉》、《温泉之瀑》、《相思树下一憩者》、《林下优游》。

1947年 开设邵度照相馆。

1948年 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上海）。
赴杭州等地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逆水行舟》、《石帆岚影》。

1949年 开始专事摄影创作。

1951年 主要作品：《材》。

1953年 赴楠溪江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深山空谷少鸟音》和《万山欢跃迎朝阳》。

1954年 赴青田石门洞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滔滔江水向东流》和《霜天滕亮水生烟》。

1955年 主要作品：《轻舟晓发瓯江上》。

1956年 赴雁荡山摄影创作。
主要作品：《烟云常绕削壁峰》。

1957年 主要作品：《瓯江晨曦》。

1958年 主要作品：《一江暖雾小春天》。

1959年 主要作品：《春水盈荡渔舟漾》、《古树迎风帆》。

1960年 主要作品：《清濯一水遥相通》、《礁堡渡头波光净》、《雪中护排》、《碧潭试浴》。

1961年 主要作品：《瓯江日出》、《市郊之晨》、《秀丽松台烟雨》、《芦花泛白报秋深》。

1962年 主要作品：《温州晓色》、《瓯海潮踪》、《黄梅时节晴还雨》。

1963年 主要作品：《光与云的竞争》、《濛雨催春柳开眼》、《柴门喜鹊噪丰年》、《乡村四月闲人少》。

1964年 主要作品：《建筑美》、《谁》。

1965年 主要作品：《孤帆猝遇密集雨》、《“金丝玉蝶”品自高》。

1966年 主要作品：《暴风雨之前》。

1967年 主要作品：《牧歌》。

1968年 主要作品：《幽香素色伴蛙声》、《牛山濯濯水一湾》、《瓯江水涨鱼儿跃》、《淳淳善诱慈母心》。

1969年 主要作品：《壮丽江山图画中》、《菜花麦苗醉东风》、《荆棘丛中别有天》。

1970年 6月5日因病逝世于温州。

亲情



①青年时期的邵度(1935年)

②与儿子家业合影(1941年)

③与女儿末翎合影(1956年)

④与孙子大浪合影(1969年)

⑤自摄结婚纪念照(1936年)

⑥全家合影(1958年)

1	2	3	4
5		6	

事业



5	6	3	2	1
	8		7	
			4	

①②③④⑤⑥邵度在创作中

- ①上海外滩(1934年)
- ②台湾基隆(1946年)
- ③温州南雁荡山(1954年)
- ④温州楠溪江(1960年)
- ⑤温州翠微山(1962年)
- ⑥温州瑶溪(1965年)

⑦在工作室工作(1947年)

⑧在家中制作盆景(1968年)



邵 度

1910 — 1970

积之平日
得之俄顷

——邵度



记住邵度

(代序)

袁毅平

邵度，一位深有艺术造诣的著名摄影家，他既善于人像摄影，更长于风光摄影，由于他的熏陶，他的儿辈邵家业、邵羨冰以及孙辈邵大浪都已成为当今的优秀摄影家。这样的摄影世家，我看不论中外，不能说没有，但也是罕见的。1970年，正当邵度先生在摄影创作上意欲继展宏图时，无情的病魔却使他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今年是邵度先生诞辰90周年，他的儿孙辈们为实现他生前想出一本摄影作品集的遗愿，决定出版邵度先生的这本摄影作品纪念集，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关于邵度的摄影生涯和艺术成就，我曾用“路春野”的笔名在1987年第3期《中国摄影》上以《情真意切》为题，作过简略的介绍和评述，现在趁出版他的纪念影集之机，再就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实践，补说几句也许是“画蛇添足”的话，以表怀念之情。

志在山水

邵度早期涉足人像摄影，但他志在山水，逐渐把镜头转向了家乡的自然风光。这是因为他热爱祖国的大自然，尤其是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能掀起他胸中的情感波澜，因此，他常常徜徉于家乡的山山水水之中，通过耳濡目染，从中获得莫大的愉悦，陶冶着自己的情操。这种山水审美活动，无疑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文化活动，而他用相机去反映家乡的好山好水，这又是一种情真意切的艺术创造。

在邵度的作品中，不论是山，是水，是草，是木，无不饱含着他自己的真挚情感。不妨以1942年拍摄的《风雪夜归人》和1961年拍摄的《瓯江日出》这两幅作品作个对比。前者是在日寇侵占、山河破碎、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社会背景下拍摄的，画面清冷、凄凉、孤寂、黯淡，一片萧索景色。而后者则是他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周年而创作的，画面轻雾漫洒，江天一色，朝阳的光辉普照在浩瀚远伸的江面上，各种船只穿梭般地来来往往，一片繁荣景象。显然，这两幅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作品，表露了作者前后两种不同的情感。其它如《万山欢跃迎朝阳》、《春水盈荡渔舟漾》等作，作者也都以满腔的热情赞美着祖国多娇的江山。“心诚则灵”，只有酷爱

山水的人，才能全身心地拥抱山水，使山水审美不断深化，进而创作作为艺术作品，使大自然的美跃然纸上，升华为富有华夏民族特色的艺术美。

贵在脱俗

艺术作品，最怕浅俗，尤忌媚俗、庸俗、鄙俗，有些作者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作品俗不可耐。此类作品不仅缺乏魅力，反而叫人反感。与此相反，邵度作品的特色之一，正在于清雅不俗，虚静淡泊。这里顺便拈出几幅为例：那轻烟沉浮的《烟云常绕削壁峰》，那薄雾迷漫的《一江暖雾小春天》，那微风轻拂的《芦花泛白报秋深》，那细雨绵绵的《秀丽松台烟雨中》等等。这类作品无不表现了一种超逸脱俗、清静空灵的境界。然而，邵度作品的超凡脱俗，与那种企图摆脱尘缘，逃避现实的“出世”之作毫无共同之点。这只要看看他那些引人奋发的《逆水行舟》，励人上进的《光和云的竞争》，激人勇制困难的《荆棘丛中别有天》，晓人自强不息的《滔滔江水向东流》等那些富有哲理性的“入世”之作，就可窥其一斑，更不用说前面提到的《瓯江日出》，以及他在1936年拍摄的，旨在表现抗击侵略者来犯的《雄视》等作品了。

常言道：影如其人。什么样的作品出自什么样的作者之手。邵度作品之所以清心雅正、超逸不俗，这与邵度胸襟宽怀、淡泊名利的人格修养和高尚精神境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就是说邵度的人生观影响着他的审美取向和作品的格调。

气韵俱足

不知道别人怎么来看邵度的作品？我在看他的作品时，总感到作品中那些山啊、水啊，树木啊、花草啊，似乎都是有灵性的，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游散出一种鲜活的生气，呈现出一种和谐的韵律。这也许就是南齐谢赫所提出的“气韵生动”吧。“气”即“元气”。原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概念，后来逐渐引入美学领域，从审美意义上使用了

“气”这个概念。气是万物的生命本源，宇宙、山水、人体、文艺作品、艺术形象等等，无不贯穿着气，有气则生，无气则死。而“韵”，是由气构成的一种节律感。同样，不论是人、山水、艺术品等等，都是各有各的韵致。气和韵的关系是以气为主，韵依附于气。所谓“气韵生动”，它的含义涉及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作品的艺术形象以及艺术表现的韵律、韵味等。单从作品来讲，主要是指艺术形象显现出来的鲜活生气和盎然生机，以及画面上呈现出来的节奏和韵律。我看邵度的许多作品，其中所反映的山水风光乃至人文景观，都充满了生机活力和富有美感的韵律。那随风飘荡的《濛雨催春柳开眼》，那众帆徐进的《瓯江晨曦》，那气脉流畅的《清濯一水遥相通》，那气势夺人的《龙湫观瀑》，以及《春水盈荡渔舟漾》、《风起云飞扬》等作，不仅富有生气、活气、生命力，反映了天地万物的真气，同时通过光影色线的组合和画面构成，以及虚实、浓淡、动静、疏密等个性化的处理，都给人以一种富有弹性的节奏感和别有意味的神韵。这些韵味十足的画面，形成了邵度作品的深层意蕴和美妙的意境。

当然，“气韵”不单是指作品，同时也包括了审美主体（作者）的人品、学养、气质精神以及创造力等内涵。这就是说，人品好，学养深，气质精神高尚，创造能力强，那么一般来讲，作品自然高格，气韵也自然生动。邵度怎样？且听熟人对他的评价：“邵度一生立身廉、处事俭、取予义、交友信。”“邵度举止稳重严肃，胸怀豁达开朗。”“邵度勤奋好学，酷爱文学和美术，既注重艺术修养，更注重思想修养。”“邵度善于借鉴中国山水画和古典诗词的美学思想，首重意境。”……这，也许就是邵度作品气韵俱足的底蕴和真因。

自然天成

邵度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自然朴素，妙景天成。在他的作品里，几乎看不到雕琢和斧凿的痕迹。应该说，他的山水风光大多是写意的，然而又都是用写实的手法拍摄的，可以说是一种纪实风格的写意风光。与那种“合成”、“拼凑”、“集锦”式的或加用效果镜以及用后期工艺手段制作的风光作品，是很不相同的。当然，艺术样式是允许而且应该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错彩镂金，也可以是出水芙蓉。用儿歌里的话来说：“萝卜青菜，各人自爱”、审美意

趣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但从我国传统的美学观点来看，很多人似乎都赞赏质朴自然，天生意趣，而不取过于斧凿雕琢，尤其反对矫揉造作。即使对那些经过精雕细刻、惨淡经营的作品，也要求少人工味，做到“天衣无缝”，也就是做到“大巧若拙”，技巧高超而看不出技巧。而邵度，他是个实实在在、朴朴素素的人，所以他也喜欢拍实实在在、朴朴素素的照片。我所看到的他的作品，不论是自然景色或人文景观，都仿佛是一种天成的造化，散发着一股清新芬芳的气味，流露着作者自然倾泻的真情实感。

说邵度的作品朴素自然，不加雕饰，当然不能与“自然主义”相提并论。邵度作品固然是再现了带有原汁原味的自然景色，但这不是自然形态的纯客观的“翻版”，而是运用娴熟的技巧，对客观自然进行了提炼、选择；对光影色线等形式因素进行了精心的组合；更重要的是他赋予了客观景物以真挚的思想情感，所以画面上呈现的已经是“心灵化”了的自然景象了。邵度谙熟我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摄影创作中善于借鉴中国山水画和古诗词，但这不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是借鉴其艺术内蕴和艺术方法，借此创造他自己的摄影艺术意境。

邵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30年了。他所钟爱的，也是他所毕生为之默默奉献的摄影艺术，已由他的子孙辈以及众多的摄影后生继承着。人们将永远记住邵度这个名字。

二〇〇〇年八月于北京

忆田园摄影家邵度先生

王璞

在我的斗室书橱中，珍藏着一册《邵度先生摄影遗作选》。这是1971年夏，邵先生的哲嗣家业、羨冰兄妹俩为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赠我的珍品。睹物思人，感慨万千，思潮涌动，乃执笔以忆邵度先生。

邵度（1910-1970）与我同庚，一生立身廉，处事俭，取予义，交友信。他与我十多岁时便相熟悉，四十多年中过往甚密，称得上平生知己。

邵度出生于永强区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其父，乡亲们尊称为“静山相”。随着清王朝的式微，家道中落，童年的邵度亦曾经历过艰苦生活。十四岁那年，他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附属模范小学，便进入温州府前桥边的“爱吾照相馆”学艺。三年出师，转到胞兄邵量开设的“还吾照相馆”任摄影师。他对摄影艺术很感兴趣，具有锲而不舍、锐意进取的精神。抗战时期，敌机狂轰滥炸，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摄下不少日寇暴行的实录。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时局动荡，烽烟四起，他放弃照相馆的经营，专事摄影创作。直至1969年秋，住院医治，才卸下肩头的镜箱。“功夫不负有心人”。邵度先生半个世纪在摄影艺术园地上的辛勤耕耘，获得了累累的硕果。在《文华》、《飞鹰》、《美术生活》、《良友》、《寰球》、《大地》和《中国》等摄影杂志和画报上发表的作品达二百多幅。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会上展出。1939年，他受聘为香港《大地》画报特约记者。1948年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上海）。他拍摄的反映江南水乡晨姿的《瓯江》与反映台湾秀丽风光的《北投温泉》，被选入纪念国庆十五周年的大型画册《江山如此多娇》，作为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亚非拉诸国的馈礼。

邵度先生遗留下来的三百多幅作品，幅幅匠心独具，“既没有承袭别人，也没有重复自己”，不愧为影坛巨擘。更可贵的是，遗作中有多件作品，已成为历史文物珍品，如：温州三角门外千佛寺的石塔、白象塔、茶院寺、花柳塘巷的木牌楼、龙泉县的“济川桥”等照片，其原物或因湮没，或因改建，均已荡然无存。

邵度先生的摄影艺术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他对艺术不懈追求，对祖国大好河山无限热爱，对家乡人情风物有特殊感情。山是家乡秀，水是家乡清，月是家乡明，人是家乡好，家乡的“一草一木总关情”。他从事摄影四十七年，极少跑到外地，绝大多数时间都浸泡在温州的山山水水之间。家乡的群山百川，田园风光，名胜古

迹，果木花草，……是他取之不竭、摄之不尽的艺术天地。白鹿地区的华盖、积谷、海坛、松台、郭公诸山，东西两塔对峙的江心孤屿，奇峰耸立、瀑布飞溅的南北雁荡，青山秀水的瓯江、楠溪江更是他磨破铁鞋的地方。在跋涉这些地方中，他拍下了大自然不可胜计的美好镜头，摄取了祖国河山秀丽风光的画面。他常说：美就在眼前，美就在自己身边。摄影家徐肖冰赞誉他为“田园摄影家”。

邵度先生摄影艺术取得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继承与发扬了祖国优秀文化艺术传统。在他的镜底，汲取了宋、元山水画家的雄浑特色，把多姿多彩、瑰丽灿烂的大自然风光，淋漓尽致地再现在人们眼前。他早期风光代表作《风雪夜归人》和遗作选中的《深山空谷少鸟音》、《一江暖雾小春天》等，极富中国山水画的特色，它不仅可与宋元画家名贤董源、倪云林等的山水画乱真，并超越宋元山水画的艺术意境。

在摄影画面的命题上，邵度先生也都别出心裁的。他学历不深，又不会作诗，可是每一幅影照的命题，几乎都达到诗的高度境界，给画面以点“睛”之笔，如“荆棘丛中别有天”，以及上文例举的“深山空谷少鸟音”、“一江暖雾小春天”等，都给人以画中有诗，诗中寓画的意境。这恰到好处的命题，是与他《随园诗话》爱不释手、刻苦钻读分不开的。

邵度先生在摄影实践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曾不少次随他外出猎取风光，到过青田石门洞，大罗山西麓的仙岩寺，头陀的密印寺，市区的中山公园和海坛山、松台山，如果没有好境地，他从来不轻易按下快门，跑了一大圈，一无所获，是他经常的事。他说：“猎取镜头，宁可多反复，多观察，非达要求，决不草率从事。”因此，他摄下的镜头多是珍贵的艺术财富。

总之，他在摄影艺术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堪称江南一帜，甚为人们所仰慕。他逝世后，许多人纷纷撰文纪念。如原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主编袁毅平(笔名路春野)同志的《情真意切——读邵度先生遗作有感》，沈利民同志的《依依乡情入画面——记摄影家邵家业的一家》，黄信田、陈微云两同志的《眷恋祖国情深从镜底溢出——邵度先生的风光摄影》等，分别刊于《中国摄影》、《大众摄影》、《园柳》杂志及转载于《浙江日报》、《历

代人物与温州》等书报上。他的传略也多次入编于《中国摄影家大辞典》和《中国文艺家传集》等。1985年9月，中国摄影家协会浙江分会还在杭州市浙江展览馆举办了“邵度摄影遗作展”，次年夏，又在温州市展览馆再度展出。

邵度在日常生活中，给我最难忘的，莫过于酷爱“整洁”的习惯。对于衣着装束，居室陈设以及一切日常用物，他都是搞得整齐清洁，而且长期坚持下去。比如他案头摆的钢笔、墨水、台历等等，今天如此摆着，三、五年之后，再次看到时，还是老样子摆在那里。

他酷爱整洁的习惯，也反映在他的摄影艺术的技术操作上。他经常说：“照片的成功，百分之七十是得力于整洁。”他十分重视摄影器材、药物、冲卷、印洗等，处处保持整洁。据《画史汇传》记载，元末山水画家倪云林有“洁癖”。近代风光摄影家邵度酷爱整洁，珠联璧合，堪为艺坛佳话。

邵度先生在日常生活中，还有简朴、省吃俭用的好作风。他常说：“当用要用，不该用的坚决不用”。他的节约是很有分寸的，并不是粗衣粝食降低生活水平。他认为穿着衣服要小心谨慎，以延长衣服寿命，减少开支，如抗战胜利那年，新置了一件球衣(那时叫卫生衣)，穿过六个冬天，其领口、袖口仍不见半点油垢或破绽，里面的绒毛与新买时一样轻柔。他在蔬菜方面，讲究营养的均衡，不争购新上市货。反映在购买摄影器材方面，也是因陋就简，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动手做，他用有色玻璃纸做成滤色镜，用马粪纸做成放大机，用厚玻璃代替上光机、用雕刀来裁相片。

解放初期，老摄影家黄翔先生来温州访问邵度，看过他的摄影作品后，要求参观他的暗房设备。原来，他的暗房是利用狭小的灶偏间，除了几只冲洗盘之外，别无所有，无法让黄老参观。他只好如实回答：“我还没有暗房设备。”这简直使黄老不敢相信，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条件这么差，居然取得如此卓绝的艺术效果，不容易！不容易！”

邵度一生举止稳重严肃，谈吐端庄大方，胸怀豁达开朗。他从不失信于人，也不喜欢他人失信于己。因此，他一生虽联系面相当广泛，然真正坚持来往的朋友却不很多，知己更少。但一旦与他结交成友，他是十分重义气的，

至死不渝。现每年春节或年关，其哲嗣家业一家常来舍下作客，问我寒暖，也是邵先生在弥留之际一再嘱咐之事，对此我感涕不已。

1969年入秋后，邵度先生开始感到胃部不很舒畅。经检查，似有胃溃疡的象征，于是决定住院做胃切除手术。他神情自若地到理发店修了脸，并自行办理了就诊住院手续。住院后第三天做了手术。因做手术时间仅有两个小时，敏感的他，已有预感，定是癌症。十来天后，香港寄来一批抗癌新药——万福灵，他拒绝服用，并说：“我病已属后期，药物已无济于事，这些药还是留给初期的病者吧！”他在死亡的边缘，尚能泰然自若，不求幸免、高尚的情操难能可贵！

邵度先生的一生，给社会大宗的艺术财富，又留给我们高尚的精神财富，实是我们后人学习的楷模。

二〇〇〇年六月于温州瓯海永兴芥轩

鸢 (1928)